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夢補 第十七回 寶玉還家混淆真假 惜春題畫點破機關

話說紫鵝把黛玉寄來的畫幅展開，與晴雯、素雲一同觀看，見上面畫的一尊觀音大士，底下擺著蒲團，一旁畫的架上鸚哥，又有一個身穿素澹衣裳的女子，手內捧著淨瓶，瓶中插的柳枝，那女子面龐竟似黛玉小像一般。晴雯看了又看，笑道：「活脫是林姑娘，就比先前胖了好些。」素雲道：「你不見林姑娘回去的時候，就是那麼個樣兒。」說著，看了一會先走開了。紫鵝和晴雯兩個還瞧著不放，晴雯道：「那明明是你姑娘的一幅小照，到底南邊人巧，畫來再沒那麼像呢。可知道你姑娘寄來給你瞧的意思嗎？你剛才白問甄家去說親允不允，如今瞧這幅小像，可猜透你姑娘的心事了？」紫鵝道：「我也是那麼想，怪道姑娘臨走的時候和妙師父很親熱，原來他拿定主意竟走到妙師父那條路上去了。任憑你寶珠寶金，真的假的，總沒相干。」晴雯道：「只要咱們家寶玉回來，老太太作主，太太央人到林姑娘家去求親，別管林姑娘允不允，就當真上了南海修到五十三參的地步，也要拉他回來呢。」紫鵝笑道：「再沒有你這張貧嘴，誰聽你話呢！」於是將黛玉給的東西送了些與晴雯，又留幾件送給素雲、碧月。一面留心訪問甄家說親一事，老太太如何作主。

當下已屆歲除，只因榮府連遭逆境，園中姊妹也如晨星疏落。第一個賈母心中懷悶，毫無意興，鳳姐還在病中，未免諸事闌珊，雖免不了開祠堂掛影像，以及親族往來宴會，不過循照刻板舊例，有減無增。就是東府過年，因賈母這裡沒有興致，也熱鬧不起來。所以寧榮兩府過年，再沒冷淡如這年了。既無可記事故，一概無庸細述。

且講寶玉留住甄府，專候好音。一日，見甄寶玉來笑道：

「打發到令表妹府上去的女人已經回來了，他們傳述的話也不得十分明白，大概這裡人去，因有前番兄弟這一節事，未免動疑。尊府去求親，何必從舍下這一轉？又以二哥已與薛府姨表聯姻，早完花燭，禮無兩大並尊之伉儷，林氏千金豈肯讓居人下？還有一說，那去的人私下打聽得令表妹已安置佛堂一所，晨夕焚香供奉，杜蘭香不肯輕下閨風之苑，與二哥避世逃禪，頗有異地同心的光景。據兄弟看起這件事來，未必不可挽回。

但須尊府另懇蹇修，先議明名分上可以酌經行權，兩無屈抑，再將二哥一片苦衷細細訴明，令表妹憑是鐵鍊鋼腸，亦化為繞指柔矣。」寶玉道：「我此時不願先回家裡，不如就近自己去走一趟，看怎麼樣？」甄寶玉笑道：「論至親，本非不應上門，但既欲到他們下乘龍，豈有坦腹東牀者，自任冰上人的理？況二哥未換緇衣，亦覺外觀不雅。請勿焦急，兄弟本擬新正北上，如今為二哥的事，當即稟明家祖母，趕緊束裝進京，到府上告知此事。想太君自然著急，一定設法料理此事。二哥且屈在舍下耽擱幾時何如？」寶玉聽了十分感激。

當下時交臘月初旬，甄寶玉定了長行吉日，來辭寶玉。寶玉自有一番叮囑，便將通靈寶玉解下遞與甄寶玉道：「此物前因無端失去，便鬧出許多不遂心的事來。今物還故我，想得失皆關定數，帶去交與家母，稟明家祖慈，見這玉如見寶玉，不孝遠違膝下，死有餘辜，惟望將此通靈作溫家玉鏡台，這玉一日不使南來，即寶玉一日不能北往。」言訖淚如泉湧，甄寶玉滿口允許道：「此事可無他慮。」又勸慰了寶玉幾句，一揖而別。

慢表寶玉在甄府之事，且講甄寶玉帶了童僕數名，水陸行程，在路無話。到京中正過新年，自然先至自己宅內見了父母，稟過祖母康健，又說了幾句家務話，便提起寶玉事情。甄老爺早知賈母著急，世交關切，也暗暗著人各處尋訪，那知留在自己家中，反抱怨甄寶玉為什麼不同他進京？甄寶玉又說明寶玉不肯回家緣故。甄老爺立刻命兒子到榮府告訴明白。

甄寶玉便帶了兩個家人，跨上馬徑望榮府而來。將至榮府大門前，因跟來的家人遇見了一個朋友拉住說話，這條街上那些遊手好閒的人一見甄寶玉，都是交頭接耳不知講了些什麼話，十幾個人一窩蜂擁上前來，將甄寶玉瞧個仔細，便拉馬的拉馬，在後面趕的趕，不由馬夫作主，把甄寶玉騎的一匹馬竟似騰雲駕霧的擁進榮國府來。那兩個家人有一瞬眼不見了哥兒，隨後趕來，已趕不上，只聽眾人高聲嚷叫：「找著寶二爺回來了。」門房裡跑出幾個人來，迎面一看，飛風的嚷了進去。早有二門上小廝應聲接喚傳到裡頭。

賈母、王夫人聽見，好似雲空裡掉了一個活寶下來。賈母一手搭上鴛鴦，一手搭上琥珀，顛巍巍的往外直走。旁邊鴛鴦忍不住笑道：「老祖宗這樣走的快，不是我們來扶老祖宗，倒是老祖宗在這裡拉了我們走呢。」王夫人也在後面隨著，又有快嘴的六百里加緊的趕進園裡報知李紈。

這日史湘雲來拜賈母的年，見賈母處冷冷淡淡的，不似往年熱鬧，便到園裡來找著邢岫煙和探春姊妹，都在李紈處閒談。

湘雲道：「咱們多少尋些年興出來應了景才好。林姊姊帶了些南邊東西來給我，還有一副象牙圍籌，虎、豹、獐、鹿刻的很精細，那是我上年叫他買的。我帶在這裡，咱們來打圍罷。」探春道：「他還記得你喜歡鬧么愛三呢。」大家都笑起來。岫煙道：「林妹妹真是個信人，他和我們錢行詩內說著『南枝傳信早，好寄隴頭春』，果然點景兒寄了許多土儀來。想來上年給他錢行這幾個人所有的。」湘雲道：「正經我要叫回來的老婆子，問問他林姑娘的光景。」李紈道：「不必問老婆子，他有一件東西在這裡，你瞧著就明白了。」湘雲問：「是什麼？」李紈便命素雲把紫鵝前兒送過來這幅畫取出來，當下攤開與眾人一看，各各領會黛玉苦心，未免黯然，湘雲又贊道：「好手筆，真是神添頰上。此時恍與瀟湘妃子覲面，一慰闕衷。

大嫂子何不早打發人送來給我瞧瞧。」李紈道：「紫鵝說他姑娘囑咐來人，別給外人瞧，將來有便要寄還他呢。」湘雲道：「既要還他，咱們給他一題何如？」探春道：「枕霞舊友技癢，你瞧著大嫂子屋裡拱的『天竺臘梅歲朝圖』，很對時景，隨意謔兩句解饞也好，再別題這幅畫。」湘雲道：「這又是蕉下客什麼講究呢？」探春道：「凡寫小照布景，或吟風，或弄月，或揪杆敲子，或綺閣揮弦，皆取平日所愛的景物點綴怡情。今林鞏卿迫於氣苦，不得意的構思，關係終身結局。你們題跋起來，若僅順題敷衍，未免有乖情理；一經翻駁，則又忤其意旨，不如善刀而藏為妙。」湘雲點頭道：「蕉下客所見極是。」惜春道：「三姊姊自發他的議論，我本來不會做詩，如今見了這幅照，倒要謔兩句在上面，叫你們瞧著。」岫煙道：「四妹妹既肯揮毫、自有妙論，咱們也好領教。」惜春便命彩屏展開畫幅，提筆寫道：

慈雲海上忽飛來，露滴楊枝著意栽。

尚隔紅塵遲永久，此身終許近蓮台。

湘雲等看了正要議論，只見一個小丫頭飛跑進來嚷道：「寶二爺回來了。」

李紈聞言，抽身便走，湘雲、岫煙、探春亦喜出望外，嘻嘻哈哈的跟著出來。獨有惜春，早料寶玉交春後必有音耗，不為奇喜，便自回夢風軒去了。紫鵝和晴雯兩個人正在屋裡做明兒人日的彩勝銀幡玩意兒，聽見嚷著寶玉回來，各人心內一動，大家怔怔的把活計丟下。紫鵝此時也忘了李紈囑咐他不要出去走動的話，便道：「咱們也去瞧瞧。」晴雯搖頭道：「我是懶怠走動，你要瞧只管瞧去。」紫鵝會過晴雯不肯出去的意思，便道：「你不去也罷，我瞧寶二爺還是和尚不是和尚，進來告訴你。」紫鵝趕出園來，只見老婆子、丫頭們跑的跑、嚷的嚷，絡繹不絕，都要出去瞧寶二爺的。府中大小男女、上下人等，已到齊十分之七八，書且少表。

再講眾人把甄寶玉擁到垂花門外，被榮府眾家人趕上來喝住，便都退到門屋前齊齊站著，七張八嘴道：「府上的賞單可揭在此，如今有了寶二爺，快把銀子照數兌給咱們。」那門上的人也不敢吆喝他們，只說：「銀子上了萬，那有這樣現成的？該是你們發財也少不了。這會兒且到照牆邊去站一站，等正經主兒回來，再給你們兌銀子。」當下內中有兩個人說道：「太太爺吩咐的是，但是咱們這幾個人太爺未必都認清楚，停會兒越鬧越多，兌起銀子來給誰的是？不如先把咱們各人的姓名開了一張單紙，留在太太

爺這裡，別叫沒相干的人鬼混了去。

咱們就多等一會兒也沒什麼要緊。」那門上的人道：「這話倒說的中聽。」於是查照現在人數，記了姓名，一面去請賈璉。這甄寶玉明知他們錯認了，暗暗好笑，心想且等見了賈府主人再講明真假。那知才到廳上，賈母、王夫人不等他開口，便一把拉住叫的心肝寶貝，號啕痛哭，一時也不想到和尚為什麼還是這樣裝束。甄寶玉急欲訴明情由，怎奈哭聲鼎沸，話不入耳，把自己也怔住了，一旁閃出麝月、秋紋，因他們兩個人素常伺候寶玉慣的，所以不避嫌疑，也是匆匆忙忙地走近身來，瞧著襟子上露出一段金線絡子，麝月忙和他解開釦子一看，二人喜極，便情不自禁道：「如今可連那玉也回來了，才脫了我們的干係呢。」和秋紋爭著褪下這塊通靈寶玉，遞與王夫人瞧了瞧，又送在賈母手中，說：「正是先前失去的東西，如今連人帶玉都有了。」賈母、王夫人才止了哭，只見鳳姐亦帶病扶著豐兒出來，走近跟前，兩手拉著甄寶玉的手數說道：「噯喲喲，寶兄弟，你怎麼就傻到這步地位，也不想老太太、太太那麼疼你，就是寶姊妹也和你好，你看如今連寶姊妹也怏死了。」

「賈母道：『鳳丫頭，你寶兄弟才回來，再別給他多說話，叫他傷心。』」鳳姐道：「老祖宗怕寶兄弟傷心，我瞧老祖宗和太太哭得淚人似的，寶兄弟還只是在那裡笑呢。」賈母道：「要那麼好，他到了家，自然該歡喜。」

甄寶玉見賈母、王夫人都止了哭，才得進言，一面打千請安道：「我不是賈寶玉，是甄寶玉呢。」鳳姐道：「寶兄弟，你又講糊塗話了，誰說你是假的呢？」甄寶玉道：「我不是你家的寶玉，是江南甄家的寶玉。」鳳姐聽說，也不問青紅皂白，便著急道：「寶兄弟，你還鬧的我們不夠，這會兒才回來了，何苦又變出法兒來混我們呢？」那時麝月、秋紋貼近身旁一聽甄寶玉聲音，再細認面龐，未免略有些不同之處，又想起寶玉已絞下頭髮寄回，怎樣好戴束髮金冠？才信果非自家寶玉，羞的滿臉漲紅，連忙退開，向王夫人回明。王夫人曾見過甄家寶玉，今被麝月、秋紋道破，便道：「你既是甄家哥兒，那塊玉從何處得來？還是真是假？」甄寶玉道：「老伯母且請寬心，府上寶玉現在舍下，其中情節待小姪細細稟聞。」王夫人才叫甄寶玉坐了，聽他講寶玉怎樣走入深山，回到江南留住他家，現在尚未改換衲衣，今寄回通靈之寶，必得聘定林府千金始肯回來，及自己進京到此送信，被人誤認，擁進府來，不由分辨緣由，逐一敘明。此時賈母等雖未見寶玉，而寶玉已有下落，自可略慰懸心，又與甄寶玉敘話家常。鳳姐亦深悔鹵莽，與麝月等各含羞躲避。

那跟甄寶玉的人趕到榮府門上問明，始知眾人妄想發財，混甄為賈。那時賈璉亦得信回家，見照牆邊站著許多人，門上回明此事，賈璉命叫進眾人一泡子嚷罵道：「不要臉的東西，大新年混要想發財，也瞧瞧臉兒著！我就不信，你們這麼變法兒總想混咱們府裡的銀子，那怎樣容易？先前拿了假玉來混也罷，如今連人都弄出假的來了。幸虧還有真憑確據，甄老爺宅上的人在這裡，你們自去問罷，剛才承你們費心送來，到底是榮府裡的寶二爺不是？混拉扯著的，甄老爺知道了，你們可吃不了。」又叫一聲：「來，拿我的片子把這班人都送到馬司衙門裡去，問他個圖財拐騙，一個個都發他們出去。」眾人一聽，才知道錯認，不但銀子指望落空，還防打官司吃虧，便一哄而散，互相抱怨。這一個說那一個認得不真，那一個道這一個沒有問明。大家心還不死，都遠遠站著。這裡賈璉進內，自去應酬甄寶玉一會話。甄寶玉告辭，送至二門外上馬。

不說甄寶玉出了榮國府眾人遠遠跟著看他回到自己宅裡才死了心，各自走開。再講賈璉送了甄寶玉回進，忙到王夫人屋裡，知道王夫人在賈母處，便來與賈母、王夫人道喜，一面提及要接寶玉回來的話。賈母道：「年底下老爺寫書回來，提起兩村本家給你林妹妹說媒，你太太來問過我，我因是林丫頭已經回他家裡，好不好憑他孀娘去作主，我也再不管這些事，省的落抱怨。現在寶玉雖有著落，還不肯回來，我懊悔先前錯了點主意，如今寶丫頭又死了，叫我怎麼樣呢？璉兒且別性急，等咱們商量停當，再叫你寫老爺的回書。」王夫人接口道：「問老爺那裡來的人幾時走呢？」賈璉答道：「怕老爺懸望，這幾天就要打發他起身。」

說著，見王夫人手中拿著這塊玉，賈璉驚問道：「這不是寶兄弟先前失掉的那塊通靈寶玉嗎？怎樣又打著了？」王夫人告以寶玉寄回緣故，賈璉接過手來端詳了一會，笑道：「我到底認不明白，瞧著倒像頭裡人家送來這塊假的一模一樣。既是寶兄弟寄回來的，多分是真的了。難道他自己還哄騙自己不成？我記得找玉的時候也寫了一萬銀的賞單，總沒人找著，如今還是寶兄弟自己去找了回來，可省了老祖宗一萬銀子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正是，如今寶玉既在甄老爺家裡，可把貼的賞單都揭了進來，別叫人知道了寶玉的下落，瞧著賞單又變出法兒來哄銀子呢。」賈璉道：「可不是，剛才就有許多人擁進甄寶玉來，說是咱家的寶玉，揭了單的來領賞。我要把他們送到兵馬司裡去，都跑散了。太太吩咐的是，姪兒就趕緊叫人去把賞單都揭了回來，免得再有人混鬧。」賈母道：「剛才甄寶玉來，連咱們自己的人都認不清，別怪旁人。他們原貪圖銀子，留心咱們的寶玉，也並沒安設著壞心，故意來鬼混，多少該賞他們幾兩銀子。」賈璉隨口答應了一聲「是」，一面交還了通靈玉，便回身出去。

王夫人接過玉來，又看了看。因聽賈璉說起假玉的話，轉疑惑起來。雖然甄寶玉不致捏造虛言，而寶玉自己不肯回來，或者變法兒照樣造出通靈寄回，安慰家中盼望，並哄他林妹妹作為聘物也未可定。當時與賈母說完了話，回到自己屋裡，使命小丫頭去叫了麝月、秋紋來細認此玉真假。麝月等因人且錯認，玉更難辨真假，一時想起金錢絡子是鶯兒結的，便回明王夫人去叫。鶯兒聽說寶玉回來，並未隨了眾人出去一瞧，惟在自己屋裡垂淚。此時王夫人喚他，只得勉強過來。麝月將通靈遞與鶯兒道：「你可記得這絡子，還是寶二爺挨了老爺的打，養棒瘡的時候叫你來給他打的，既是你經手的東西，自然認得准，可是那塊玉嗎？」鶯兒正苦的寶釵已死不得復生，如今便有一千塊通靈寶玉也不放在他心上。欲待不理麝月將玉捧棄，因當著王夫人面前不敢使性，便哭喪著臉答道：「絡子是我打的，那塊玉真不真，人家常見的還認不清，我就認準了嗎？」

王夫人反陪笑道：「這孩子倒說的好笑，我叫你來，原只要認這絡子是不是原物，既是絡子還在，這玉自然也就是胎裡銜出來這一塊了。玉可以做得假的，這絡子倒假不來呢。」於是將玉珍藏起來。

不表王夫人這裡的事，且講鳳姐回到房中，先罵門上「這一班混帳瞎眼的，怎麼一個個都睡昏了，糊裡糊塗送了一個人進來，就算了咱們家的寶玉。問問他們，外頭去撞見了像他老子的人，也去混叫人家老子不成？虧的甄寶玉與咱們都有世誼瓜葛，太太們都見過他，歲數也同寶玉差不多，算我的小兄弟、小叔子，沒有什麼使不得。」

話未完，見小丫頭打起簾子說：「太太來了。」鳳姐站起身來讓王夫人坐在炕上。王夫人道：「我來和你商量寶玉的事，這會兒怎麼樣辦法？剛才聽老太太的口氣，是要依著甄寶玉傳來的話去定林姑娘，這件事也很辦得。就是林姑娘近來大變了脾氣，聽回來的老婆子講起，只像要做超脫紅塵的人了。他性子又本來執拗，倘一時勸不轉來，我們這一個淘氣的，依舊不知要鬧出什麼故事。這會兒先沒有一個內外能說話靠得住的媒人，我想起老爺信來是兩村本家來托咱們，如今轉去托他，叫璉兒結結實實寫一封書去，諒他也不好意思推辭。」鳳姐躊躇了半晌道：「太太想的也是，兩村和咱家拉攏的事情不少，先前在那邊又教過林妹妹學的，男、女家拿得幾分主，原可借重他。但這頭親事很要磨牙呢。太太說的非內外可以說話的人斷下不去。林妹妹雖從過兩村唸書，到底是個女學生，如今年紀大了，就見面也在客氣一邊。況且，還有這些鉤兒麻藤的事，兩村如何得知？就便叫他知道，也講不出口來。說起寶兄弟和林妹妹他們心裡的事，我不能推乾淨說全數兒不知道，也難說我能鑽到他們肚子裡去做蝨蟲，林妹妹忽而病，忽而好，老太太也有些明白。因是老太太說的『林丫頭虛弱，不是有壽的，又是什麼性子乖僻，只有寶丫頭最妥』，太太也聽見過的，所以我們不過順著老太太的意辦了寶妹妹的事。那知寶妹妹不是姻緣，這憑誰也料不到的。提起這件事……」鳳姐說到這裡，眼圈兒一紅，道：「第一個，林妹妹心裡不知怨毒我到怎麼樣似的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病的才好，自己調養要緊，過去的事別放在心上。今如商量現在的話，據你便怎麼樣好呢？」未知鳳姐計將安出，下回分解。

